

大周刊小记者的荒诞生活，大世界小人物的执着年华

星期一是礼拜几

巫昂 著

SUN	MON	TUE	WED	THU	FRI	SAT
		9	10		4	5
6	7	8	9	10	11	12
13	14	15	16	17	18	19
20	21	22	23	24	25	26
27	28	29	30	31		



机械工业出版社
China Machine Press

星期一是礼拜几

巫昂 著



机械工业出版社
China Machine Press

以千计的梦想是成为著名记者，为了跑新闻，他历尽艰辛，可惜《三周刊》始终没有他的一席之地。谁知一个谎言竟让他深得主编垂青，从没正眼瞧过他的美女同事也对他刮目相看，就在他以为生活走上正轨的时候，谎言败露了，他的事业和爱情该何去何从……

本书通过新闻记者以千计在传媒职场上跌跌撞撞，不断摔倒又爬起来的故事，带出橙色幽默的办公室斗争，并借此揭示新闻业潜规则和中国社会众生百态。

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星期一是礼拜几/巫昂著. —北京：机械工业出版社，2010.5

ISBN 978-7-111-30694-8

I. 星… II. 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086164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）

责任编辑：王 然 白春玲 版式设计：刘永青

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45mm×210mm·8.875印张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111-30694-8

定价：28.00元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本社发行部调换

客服热线：（010）88379210；88361066

购书热线：（010）68326294；88379649；68995259

投稿热线：（010）88379007

读者信箱：hzjg@hz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1

在写出世上最好的新闻报道之前，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人，能够奉献的最好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动听的笔名。

第二章 20

母亲大人自小教导我，要是看到领导生气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。

第三章 39

任何定期参加本刊选题会的人，都会不自觉地患上强迫症和惊惧症。

第四章 66

醒来的时候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记者以千计，睡去的时候，我梦到一块大大的海绵和茉莉的嘴。

第五章 97

不知道谁，从财务部拿到了一份电子版的薪水单，去年全年到今年10月份的薪水明细，列得那是一清二楚，每个人的都有，上自主编下至保安，连负责收发的钱老太太都包括在内。

第六章 122

午饭前，经济部投降了，老白脱下自己的白T恤，用一根量尺支着，在掩体后边来回摇晃，嘴里发出：“社会部的兄弟姐妹们，看在往昔一起合作做过《中国股市风云榜》的情分上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”

第七章 140

今天，山西没有报告矿难；民航系统没有空难，无人劫机，各大航空公司都很平安；小规模地震也许有，都在无人区，没有伤害到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；确实有一起车祸超过十个人死掉，但在国境线交界公路上。

第八章 163

她身上，甚至有一种奥斯维辛般的气味，她那天送了九个亲人进焚化炉。在她身上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只阉过的瘦弱公猫。

第九章 187

我已经把她推倒在床上，把那只沉没不久的沉船打捞出来，把海水从船舱、甲板上清理出去，把最后一根铁锚提起来，打鸣一声汽笛。

第十章 202

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小时给你打一次电话，你把电脑上的字数统计汇报给我，不然你就主动给我撞死在键盘上！

第十一章 213

这是纸媒体从业人员给我的尊称，就跟小名、网名一样，叫习惯了，也就如此了。叫先生，显得有权威，比如鲁迅先生。

第十二章 227

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欣赏着他身上精美无比的石膏和绷带，一边“刷刷刷”做笔记，不知

不觉夕阳西下，阳光照在我身后的墙上，顺道把我的影子留在那里。

第十三章 239

每去一次这类研讨会回来，主编就会瘦小一圈儿，非常不显眼的一圈儿，久而久之，他好像大 S 变成了小 S，甚至 XS，最小号。

第十四章 251

主编说对了，我走不了，一个礼拜后，我在我家信箱里收到了一份律师函。是从编辑部转来的，戈玲转给我的，让我速去编辑部。

第十五章 262

打官司这件事，就跟抱着一捆柴差不多，一大捆——有人在一个人人衣冠楚楚的音乐会上跑过来，抱着这么一大捆柴，塞给你，让你抱着它，听完整场音乐会。那捆柴湿漉漉的，上面还有会咬人的小虫子、蜈蚣什么的，时不时咬你一口，你会绝望地想：“这么不死不活的，还不如拿个大铁锤，冲我心脏猛地来一下算了。”

后记 就像是温暖和爱 275

第一章

我叫以千计。

每当我以谦恭儒雅的口气，向陌生人这样自我介绍的时候，都会被对方猛甩一个耳光，厉声喝道：好好的中国人不做，起个日本名字干吗?!

这让我十分错愕，不知所措地摸着自己热辣的脸颊，对方显然没有耐心听完我的详细说明，现在的人们真是容易浮躁，听人说话听一半，结婚也结一半。一半——half，这个单词没拼错吧—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，怪不了我的。

我曾经干过很多行业，全是热门行业。

上大学时主攻餐饮业和娱乐业，在学校附近的肯德基打工，从川流不息的流水线上取下来一块块烫嘴的鸡块，周末则去五道口韩国人开的 KTV 打工，给各个包间送进去一包

又一包擦嘴的热乎乎的毛巾，不久我就厌倦了伺候人们的嘴，尤其是上面那张。

毕业后进入传媒业，在闻名遐迩的《三周刊》当记者，详情下面会讲；辞职后从事出版业，跟朋友合伙做盗版书。我们盗版过很多书，以余秋雨、郭敬明和韩寒的走得最好，码洋以千万计，后来老大打算改邪归正，做正版书，专门出菜谱，我对做饭是没什么兴趣的，所以，原公司解散时，我分到了一点钱。

最近这个阶段，市道非常不景气，好工作实在难找，所以我在家写小说，与其盗别人的版，不如亲自写，写完了自己出盗版书，自写自盗。写小说其实很辛苦的，休息的时候，帮从老家远道而来的我妈，择择菜叶子，换换脑子。

我现年三十一岁，系成年男性，体格健壮，体重超过一百斤，身高超过一米七，介于韩寒和郭敬明之间。我要说的是千禧年之后，我个人生活的一段往事，说到这里，我竟忍不住哽咽。那是我，以千计，前三分之一人生当中，最辉煌璀璨的一段儿。

大家从我前面的简历就可以看出来。

您看我的儿化音，是不是用得有点儿不贴切？

简单地说，这是一本曾经在上海呆过一个礼拜的福建人写的京派小说。

福建人硬学北京话，总是下意识地在字里行间，撒满了儿化音，像在一片苏打饼干上撒满芝麻一样。三生有幸啊，那三年三个月，我在《三周刊》当记者，跑社会新闻口，并

且是《三周刊》的第三代记者，与三有缘。

说起来《三周刊》，心里就会忍不住一阵悲怆，堂堂七尺男儿居然会悲怆那几张破铜版纸，本来是不应该的。

而谋得这一工作的好运气，又是如何落到我这个小瘪三的头上的呢？

这就要说回面试那天。

那日，我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戴着吃麦当劳巨无霸套餐所得的塑料手镯，戴着起了毛边儿的棒球帽，上面写着个粗大的“B”字，乃是波士顿棒球队红袜队的帽子，一般场合我还舍不得戴它。

随身带了所有的证件：毕业证、学位证、团员证、高中得过只一次的三好学生证、大学唯一一次三等奖学金，甚至还有献血证，伟大祖国的血库从不缺血，我亦贡献了400CC。还有，“榕树下”一次网文比赛的安慰奖，天鹅绒封皮红艳艳，那是体现我业务水准的唯一证据了。

当时，我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小、脑壳上架着轻薄眼镜框的小个子主编，看着这张皱巴巴的小脸，五官互不容忍而又紧密依存，跟世界各个大国的外交关系一样样。

他的嘴很小很薄，抿在那里，颇有腔调。

“为什么想当记者？说说。”他问。

“我学的是哲学，文史哲不分家，当记者比较对口。”

“对口？那你干嘛不去《半日谈》。”

“《半日谈》？新中社那家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这个杂志还在办吗？听起来是骨灰级的

东西。

“是啊，《作者》不也挺对口的吗？《知己》更好。”

“《半日谈》和《作者》是我爸那个年纪才看的吧，年轻人不会喜欢的，年轻人喜欢读《三周刊》，何况，我跟我爸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”

“哦？”他来了兴趣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打我妈，我让我妈跟他离婚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现在没爸爸了？”

“瞧您说的，真容易引起误会。”我近乎撒娇地嗔怪他，跟孔雀卫视当家花旦学的。

我们一边聊着这些家务事，一边眼看着他把我的简历揉成一团，扔在跟前的小茶几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拿起来那团纸球，练习瞄准，扔到垃圾桶里去了。

“要是有个采访对象给你两万块钱，让你写个报道，你怎么办？”

我知道，这是人品题。

“我会毫不犹豫拒绝的！”

“如果你妈缺这两万块开刀动手术呢？”

“我会再三拒绝，我妈说过‘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’。”

“这分明是一句古话，怎么是你妈说的？”

“我妈妈老说，我以为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想不想将来当主编？”

这是野心题，人品题的分支，我懂。

“不敢想……”



“但是，从我们《三周刊》出去的，只可以、必须当主编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废话！出去当个什么破部门主任，不是给我丢人吗？谁要是被人挖去当部门主任来找我辞职，我是不会批准的。”

“我还是……不敢想。”

“想个头，现在想有用吗？滚吧，面试结束了。”

“老师，对不起，不知道……哪个……”

“社会部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实习期不确定，哪天我感觉差不多了，就给你转正。至于哪天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以我的感觉为标准。但我保证，我一旦感觉到那个感觉了，一定第一时间给你转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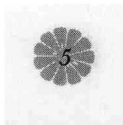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吧，不错，虽然感觉这个东西，还真是难说呢。那大概……”

“薪水？无一例外，写多少稿子发多少钱，新来的没底薪，转正之后有底薪，至于底薪的标准，还是以我的感觉为标准，不一定职位越高，底薪越高，这是本刊的特色。不给你职位荣誉感，也要给你薪水荣誉感，拥有薪水荣誉感，还得懂得保密，你自己在被窝里偷着乐就行了。这既是保护同事们的自尊心，也是保护你个人的人身安全。”

“哦，懂了，那么，那个呢？那什么……”

“三险一金？哼，笑话。”他突然板起脸，冷笑道。

“国家不是……”



“国家规定你吃饭要用大铁勺，你会用吗？年纪轻轻的要什么‘三险一金’？现在还有一些荒唐的企业，发明了什么‘六险一金’，都是噱头，都是骗局。人活着，只要每天醒来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能够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，高高兴兴地起床后，吃得下饭，拉得出屎最重要！保险有个屁用？你一个小屁孩儿，没结婚没儿子的，要什么保险！我都没有，我结婚多少年，儿子多大了，看看我，我坐飞机都不买保险，虽然才二十块，还是人民币，但我从来不买。”

我愣在那里，主编演讲的时候，模样神态，真是太帅了。

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民航售票处问问。”他最后说。

然后向我摆摆手，打了个长长的呵欠。

主编这么呛我，是完全有资格的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不舒服，弯腰鞠躬出门去了。看看人家干的活儿，看看人家办的杂志，纸媒体江河日下又恶性竞争，但他一直在坚持办这本伟大的杂志。

《三周刊》别的不提，业界口碑一流，资讯翔实内容丰富；这也不提，印刷非常精美，设计特别专业，而且字儿特别小，薄薄一小本儿，翻起来全是字儿。读者从星期一周刊上市，自报刊亭恭恭敬敬地掏钱购买一本，供在家里马桶排水箱上，点一支烟，孜孜不倦地每天屙屎都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甚至大声朗读，恨不得读到心里去。到下一个礼拜下一期上市，基本还读不完，能读完环球资讯就不错了，读到读者来信，才第十一页。



读者们常会萌发给本刊编辑部写信的冲动：贵刊办得太好，我读不下去！

赫！比起来它的定价真是合算，最难得的是，每篇文章都写得有头有尾有思想有趣味有身段儿，校对工作相当出色，一个错别字没有。

发现一个错别字，从记者到编辑到校对，三个人排成等边三角形，拿一把戒尺，互相重重地打250次手心，当月每个人扣250块。

“以千计”是我和本刊的笔名，实不相瞒，我千方百计当记者就是为了拥有一个笔名。在下本名“周富强”，因为祖上三代贫农，我父亲尤其没什么文化，起的名字实在俗气，俗气死了，真讨厌。

故来北京上大学后，本地同学发起，昵称我为“富强粉”，北京的老牌面粉，做饺子很合适，品质保证，所以，我的外号延伸为“周饺子”，饺子有皮，又名“周扒皮”。

半年之后，好不容易谋得转正。

感觉是面试之后——很久很久以后，有一天，我写了个精英文化报道，起了个题目叫做《阿姨是个令人悲伤的感叹词》，内容却是关于以卫慧、棉棉为首的70后淡出历史舞台，而以韩寒、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尘嚣日上。主编觉得题目好有创意，那个我久久盼望的“感觉”下凡了，跟块小石子儿一样，落入了他的老人家聪明的脑壳。

于是，当天傍晚，夕阳稳稳落在窗户上，虽则双层玻璃的窗户还没有流行起来，夕阳还是深情地、稳重地落在那

里，主编眉间微微一个涟漪，我就转正了。

主编从走廊深处走出来，就着夕阳最后的余晖，用一双鸡爪样、历经沧桑的手，猛地握住我毫无阅历、苍白的双手。

“祝贺你，周富强，你转正了。”

于是，次日，为了争取用以千计这个笔名，我在主编跟前长跪不起。

他压根不为所动：“本刊实在没有记者用笔名的先例，出了问题找谁？万一打官司，你用个笔名，如何出庭受审？干记者这行，老得出差，表现好的记者，出差还可以坐飞机，万一飞机从天上掉下来，一大团血肉模糊，谁来认你？就算从天上掉下来你大难不死，那我立刻派你赴灾难现场，人烟滚滚鬼哭狼嚎，你又一不留神倒在里面，到时候人名跟尸体对不上号，那又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他总结说：“总之，最后你拍拍屁股走人，去另一个世界风流快活，让谁给你擦屁股？”

主编先生似乎是有洁癖的，有洁癖的人，很怕帮人擦屁股，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

我只是想要一个有点特色的笔名，放在刊前花名册上。在一堆平凡的名字中现出一点儿与众不同的东西，要知道我那时才二十二岁，难免有虚荣心。

读者看到“以千计”这么唯美的名字，一定联想起来日本动漫美少年，又英俊皮肤又好，且生活时尚、品位不俗，事实上我远非如此，青春痘一直长到三十岁，穿的都是东莞小服装加工厂产的贴牌内裤，十块钱三条。咖啡只喝雀巢牌



速溶咖啡，抽烟只抽软壳红塔山，还常常断顿，跟同事讨着抽。

但是，就好像印度德兰修女说的：“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将你最好的奉献！”

在写出世上最好的新闻报道之前，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人，能够奉献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动听的笔名，对此我坚信不疑。因为被这个名打动，敏感多情的读者会慢下脚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以千计，啊，以千计，这名字真别致！后边为什么没他的文章，可是看名字像是一个很英俊很有才华的人呢。”

没准有小妞会因此给我写求爱信。

主编接着训我：“你丫野心太甚，用这么个出风头的名字，鹿社长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第一编委杨少康又该怎么办？你们社会部主任焦大人怎么办？你的同事们人轻言微，敢怒不敢言，他们该怎么办？”

主编擅长排比句式，他不去战争年代当鼓舞士气的政委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
他两手一摊，一副当家人才知道柴米油盐贵、正气凛然的神态。

我一句话也接不上，自知理亏，默默地跪在那里。

但他演讲的火车一开闸，基本上停不下来了：“你干吗要叫以千计？是痴心妄想一千字稿费一千块？做你的 day-dreaming 去吧，著名专栏作家沈红人，千字稿费不过八百，

还是税前的，王小伯临死前稿费才多少，我透露过吗？没有！我死也不会说的，这会让我感到更加内疚，我一直以为他是被我催稿子催死的……”

说到王小伯，主编语带哽咽，王小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他哽咽的可尊重的死者。我也非常尊重小伯，我尊重一切领着低廉的稿费，默默在郊区出租屋中，写着小说、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作家。

当一个主编不容易，要顾全大局，编辑部虽然不过三十人，上上下下的关系，复杂堪比美国中央情报局，外加两个前苏联克格勃。他一个瘦小老儿，夹在里边作肉馅，三明治的中间层都比他好过，真是不容易！

何况，主编真是聪明，这么快就猜测到我起这个笔名的初衷，作为一种祈祷，作为一种期望，我做梦都希望自己将来写的一千字值一千块钱！这主编当得绝非浪得虚名，我心中暗暗佩服，行动上唯有让身体更加使劲下坠，跪得更结实，将膝盖压到水泥地里去！

低下去低下去，低到尘埃里头，吃灰。

这期间同事们吃饭开会，都会过来看我一眼，有的人觉得我放在走道上，有点挡路，想把我搬到一边，我眼睛微闭，浑身一松，两腿一张，也就随他们搬了。

到了第三天傍晚，主编临回家前想起来我，看我堆在墙角，跟一袋富强粉差不多，他过来，试探性地、轻轻地踢我一脚，我没敢喊疼，其实很疼，是的，他踢到蛋蛋了，主编穿的是尖头皮鞋，老人头牌的。我后背顿时冒出一排虚汗，